

不長不

渺無音信

(小說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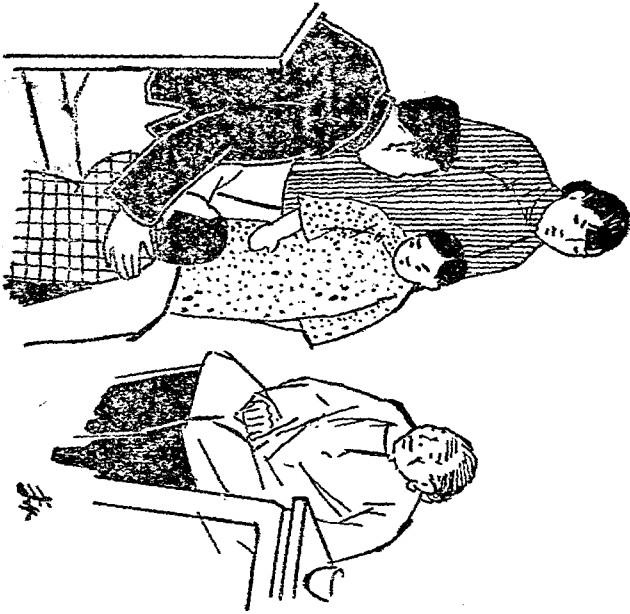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八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渺無音信

陸清一向在衙門裏充當書記，每月只二十五塊錢的薪金，他的妻子又是一個能幹有算計的女人，所以二十五塊錢竟能使一家四五十口人，很平安的度過。陸清也很知節儉，每日到衙門裏去，總是走路，就是比較便宜的電車，他也不敢常坐，除非一兩天遇見有緊急的事情，才勉強坐一趟。但是每次他若是坐了電車，那一天他八個銅子的白乾就省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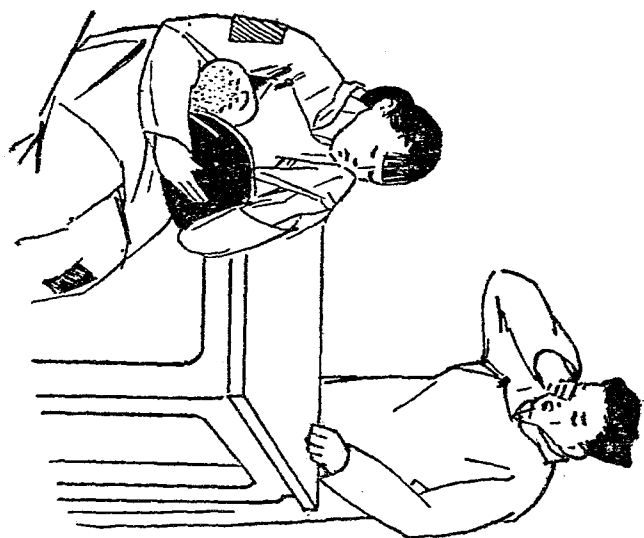
他除了妻子以外，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母親和兩個女兒。他每天下了衙門以後就回家，和他母親講講家常，有時也把衙門裏聽來的新聞說點給他母親聽聽，他母親總是含笑的端坐着聽他孝順的兒子談論。有時候他問問兩個小女孩子念了多少書，把他們才學寫的做本摺來看看，一家子融融洽洽十分快樂呢。

但這是前七八年的事情，近來可就不同了。他母親更老了，耳朵眼睛牙齒都不濟事了。他自己又生了兩個男孩，本來添人進口最是老人家所盼望的事情，不過近

來因爲陸清衙門的薪水，不能照月發，家裏嚼用再增加，老人家每逢吃着黃米麵的餅子的時候，禁不住歎氣；並且不敢十分放量的吃，生怕孫兒孫女不夠吃，所以她明明要吃兩個纔能吃飽，但她只吃到一個半，就放下不吃了。陸清看見母親年紀這麼大了，三頓飯都沒法子叫老人家吃個舒心，真是恨自己太無能了。常常躲在房裏，和妻子說着，相對流淚。

這幾天天氣漸漸冷了，老人家去年的棉衣已經破了，今年無論怎麼樣都得另做，孩子們大了該讓他們進學

情音無渺



堂，但是學堂豈是空手可以進去的？陸清站在院裏想來想去，真是沒有辦法。前一兩年還有祖上留下點古董字畫，到不得已的時候，還可以拏去賣幾文湊合着混，現在已經是賣盡當光，再加衙門裏兩年以來，總是欠薪，這幾天簡直連吃黃米麵餅子的錢都沒有了，衙門裏還沒有發薪水的音信呢。

這一天下午，他從公事房回家，走到屋裏，只見他妻子坐在坑上發怔，眼睛紅腫着，似乎才哭過，孩子們也都是愁眉淚眼的坐在院子裏的台階上，他心裏直發毛，

因爲他早已料到不定那一天他家裏要爲了生活起恐慌的，所以他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『你們這都是怎麼啦！』

他的妻子噉了一聲說：『你說我們怎麼啦？連我也不明白。你兩三個月來，也沒掙回一文半個來，這一家子六七張嘴那個是不用吃飯活得了的？起先我也不願意告訴你，把我那點陪嫁的東西，或當或賣的墊着用，總希望將來有個熬出來的日子，但是東西是當得完賣得光的，人却不能一天不吃飯，你還不知道家裏今日統共只賸了兩碗米嗎？我把他熬了一鍋粥讓媽媽和孩子們吃

了，留下一碗預備媽媽作點心。我只吃了半碗，胡亂充飢。孩子們懂得什麼說稀粥吃不飽，向我要錢買燒餅吃，我正焦急，說了他們一頓。這會子都在那裏鬧脾氣呢！噫！我也不知道這日子怎麼過下去，衙門裏到底有日子給錢沒有啊！』

陸清聽見他妻子說了這一段話，心裏彷彿刀刺劍攪，心想眼前就真沒法子過了，因嘆了口氣道：『年頭是這樣不濟，叫我有什麼法子想。我從來不曾浪用一文，這是你知道的，按理我總不應當餓死吧！……那裏知道

天地間就沒有公理到這地步呢？……………」

『那些話暫且不忙說，你倒說今天晚上怎麼對付這一家子呵！媽媽上年紀的人，怎麼能讓他老人家挨餓，孩子們呢？也是餓不得，……………你趕快上什麼地方去挪動挪動。』

陸清縐着眉頭想了半天，道：『這個年頭開口向人借錢，真比什麼都難，……………沒法子我出去碰碰吧！』陸清說完，忙忙出了家門口站在叉路口上，不知不覺躊躇起來，上那家去借呢？平時有錢的時候，個個都是好朋

友，等到要窮得向人借錢吃飯，連親戚恨不得都不認你，何況什麼朋友呢？……他想到這裏，真恨不得折回家去，不去跑這趟冤枉路，並且白惹一肚子氣，……可是自己肚子這時候也在咕嚕咕嚕的反抗他呢。沒有法子，拚着碰釘子碰碰去吧！

陸清想起他幼年一個很好的朋友叫劉德的，住在東大街某胡同裏，他或者還能念舊有個商量。主意一定，就往東一氣走去，到了劉家黑漆的大門前，心裏由不得急劇的跳起來，臉上的血管都似乎暴燃了，一陣陣發熱，

在門口站了許久，纔把忐忑不定的心神勉強鎮住，走到門房，把名片遞給看門的，等了一刻，只見劉德滿面堆笑的迎了出來叫道：『陸清哥！今天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？衙門公幹忙吧？』陸清勉強應酬了幾句，要想開口訴說來意了，禁不住又是一陣臉紅，半天半天纔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『德哥！近來的日子真是越過越難了……』

『是呵！我也正在發愁呢。前幾天我們莊頭來說：「今年涿州有戰事，麥子被兵踐踏得一點都沒剩。」我家今年至少要損失三四千呢，這個年頭的百姓，實在沒法安

居，……』

陸清聽了劉德這一段話，胆子又小了一半，他家既然今年遭了這麼大的損失，還怎能開口向他借錢呢？心裏躊躇着不得主意，這時天已經暗下來了，知道家裏的老母妻子兒女都希望着他買米回去煮飯呢，他想到焦急的時候，只有暗暗嘆氣，後來他想還是走吧，別處再去打算盤，……劉德執意留他吃便飯，他那裏能安心吃呢！可是肚子也真餓了，沒法子就在那裏吃了飯告辭回去。路上漆黑，既沒有月光，路燈又被風吹得火光閃爍不

定。他獨自走着。回去吧？自己雖然吃飽了，怎麼對得住家裏的大大小小？不回去吧？又到那裏去借？想來想去，最後把懷裏的銀錶摸了出來，那是他父親給他的紀念品，他幾次想當，都捨不得，今天晚上真是走頭無路，環顧全身，只有一隻銀錶，還能當得塊把錢，硬着心腸把錶取了出來，走到當舖裏，當舖裏的人只肯出一塊錢，後來商量了半天，算是一塊三角錢當了。陸清擎着那一塊三角錢，到米店裏買了一角錢的黃米麵，和一角錢鹹菜，拏回家去。一進門就聽見那幾個孩子在嚷肚

子餓，他的妻含着眼淚安慰這個一頓數說那個一頓，一見陸清手裏擎着東西進來，才止着眼淚慘笑道：『好了，你爸爸買米回來了，你們等一等就有飯吃了！』孩子們聽了這話，也都高興一起跑過來，抱着陸清的腿，爸！爸！爸爸！叫個不休。

陸清的老母親雖是吃了一碗早上的剩粥，肚子也還是餓，幸喜陸清的妻子十分孝順，只說陸清去買米，並不敢把家裏斷炊的話告訴她。老人家這時候聽見孩子們在院子裏叫爸爸！知道兒子買米回來。也忙着出來看。

陸清見了母親那龍鍾老態，心裏又是一陣難過，趕快把買米剩的那兩角錢，交給他的妻子說：『你明天去買四兩豬肉，給娘下飯吧！』他妻子接了錢，就忙到廚房去燒飯去了。孩子圍着爐子，直問『娘得了沒有？』一個個的小肚子都餓得直叫。陸清摸摸身上還有一吊錢的銅元票，就先到門口買了四個燒餅一個饅頭，拏進來，把饅頭給他老娘吃，四個燒餅分給四個孩子。這些孩子抱住燒餅只顧喫，連話都顧不得說了。陸清看了這個樣子，心裏禁不住又是一陣傷酸，獨自走到房裏，把桌上的洋

臘點着了，看看滿屋子只賸些破爛的家具。眼看離要飯吃不遠了，禁不住暗暗垂淚。他的老母親拄着拐杖走了進來，看見兒子好像才哭過似的，老人家也早明白，家裏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看見兒子天天辛苦，也拏不到一個錢，又焦急又傷心，因抖顫着道：『清兒！自從你三歲上死了父親，我一個婦道人家，也沒有法子賺錢，只得把祖上賸下的東西田產，都用盡了，……實指望你大學畢業後，能夠支撐門戶，誰料到現在的日子是這樣難過呢！唉！這一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可怎麼好

呢？」說着乾繃的眼皮裏，湧出淚來。陸清看了母親這樣，不敢再哭，嚥住眼淚強笑道：『媽媽不要着急，這一兩天部裏就可以發薪了，……』陸清母親聽了這話，心裏才安慰了，說道『幾時準發，你明天到部裏也打聽打聽，』陸清答應了，送他老母到房裏去睡，自己又回到屋裏，真是滿肚皮的牢騷，因給劉德寫了封信，把家中苦況詳細的訴說了一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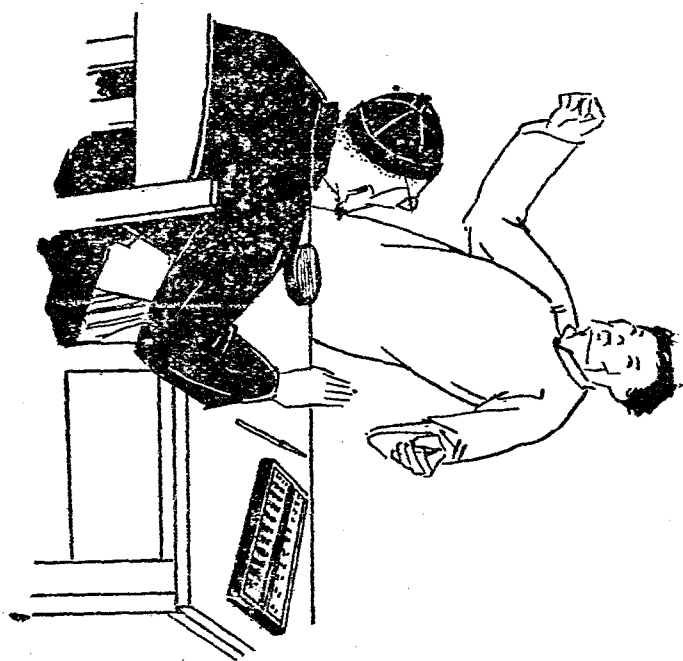
陸清越寫越傷心，後來眼淚把信全打濕了。他實在寫不下去了，把信胡亂疊了放在衣袋裏，這時心裏又有一

線希望的光閃爍：若果明天部裏發薪水至少這一個多月的生活維持下去了，想到這裏，心氣漸漸平定下去，不久就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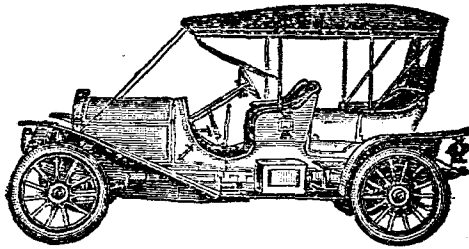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絕早陸清就起來，把房摺子拏出來看了。每月房租三元，欠了兩個月已經是六元了，至少也要先給他一個月的，二十五元去三元剩二十二元，買一包棒子麵，一包小米，柴炭油鹽醬醋，差不多十五六塊錢吧？還剩下幾塊錢，先買一斤棉花給老母親添在棉襖上，自己身上的棉衣也不暖了，至少還要買半斤棉花，其餘的給每

個孩子縫件棉襖，將就過冬……

陸清打了一早晨算盤，後來就到部裏去了，鎮住心神坐在公事房裏，差不多快到十二點了，他慢慢吞吞的走到會計室，起先談了些閒話說：『天氣漸漸冷了，今年的煤又貴，部裏經濟恐怕有問題吧？……』陸清說到這裏就頓住，那位會計先生心不在焉的答了一聲道：『可不是嗎？』陸清又嗽了兩聲，才吞吐的問道：『部裏發薪有信嗎？』那位會計先生，依然是不經意的答道：『渺無音信。』陸清聽了這句話，耳邊好像聽見一聲轟雷激



電，眼前一陣昏黑，喉中如有東西堵住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便摔倒地上。那位會計先生這才着了忙，急急喊聽差來去請醫生，一面將陸清扶了起來，放在一張沙發上，摸摸他的手足已經冰冷，不久醫生來看看了看脈，已經是有救藥了。會計先生忙叫人到他家去通知，這時驚動了全衙門的人，都圍在會計室，問起原因，知道是因爲不發薪急死的，大家臉色都不覺慘白了，眼淚不由自主的滾了下來。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

初版
再版

渺無音信(一冊)

定價大洋二分五厘

實驗用本
翻印必究

著者
校訂者

黃廬隱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文學部

陳筑山
熊佛西
趙澄初
謝剛主

出版者
臨時印刷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攝華印書局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